



处女系列

等爱的女人——

愈嫁愈美丽



台湾

丁

琳



愈嫁愈美丽

丁琳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李 刚

封面设计：符晓笛

处女系列
愈嫁愈美丽
(台湾)丁 琳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8 千字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1 · 1691 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尽管时序已进入初秋的九月，温度依然连创新高，甚至在人夜后，化为一股黏腻的热气，流窜于地狭人稠的台北盆地。

当家家户户不吝以昂贵的电费来缓和一下炙人的燥闷，某些唇殊场所却得天独厚地沁凉无比，甚至阴寒得教闲人不敢接近，那就是——殡仪馆！

“啊啾——”小陈忍不住打了个喷嚏，“这里的冷气比第一殡仪馆强多了！幸好只支援几天，否则迟早被冻成重度感冒。”

“这可是你自愿的喔！怪不得别人。”正专注地为明日要出殡的尸体化妆的老张，咕哝道：“谁教竺时色迷心窍，想亲眼瞧瞧‘黑里寡妇’的庐山真面目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小陈惊骇回去，回头瞥了眼斜对面的某一格冷冻柜，低声说：“拜托！你嚷得那么大声，要是她‘老公’听了不爽，说不定找机会‘海K’我一顿呢！”

光怪陆离的事他虽没亲身经历过，可也听了不少，尤其做这一行的，前辈们总是点到为止地交代得对往生者心存敬意，否则——

愈嫁愈美丽

“嘿！说人人到！”老张眨眼的同时，一道窈窕的情影已缓步过来。

小陈愣怔了几秒，立即将白布覆上手边的尸身。他今晚所处理的这一具、是从扭曲的车体中硬拖出来的，“精采”的死相绝对会吓坏“尖叫性动物”的，何况是像程予欢这样一个纤弱得令男人无法不怜惜的女子——老天！她可真是漂亮啊！

“麻烦……”黑衣女子哀伤的向他点头。从惊艳中回魂的小陈，赶紧为她拉开那只“抽屜”。

“谢谢你！”

简短的几个字加深了他对她的印象。拷！这么好听的声音，骨头都快酥掉了！

“嗯！嗯！”老张低咳了几声，暗示他别傻站在那儿碍事了。

这小子没见过女人呀！人家是来瞻仰老公遗容的，他去凑个什么劲儿？

小陈扫兴地将尸体归位，眼眸却充满了疑惑。那个躺在冰柜里的男尸，年龄起码可以当程予欢的爸爸了，按常理，她应该为“终于能脱离这糟老头”而鸣炮庆祝了。可令人费解的是，她居然三天两头跑来看亡夫，难道这对老夫少妻真有那么一丁点儿爱情存在？

自从台湾服装界的龙头——倪氏集团的董专长安希宽，莫名其妙地暴毙后，整个社会版几乎就被程予欢这位以“克夫”闻名的女子给占据了。记者们不在乎揭她多少

愈 繁 愈 美 丽

过往疮疤；只想到如何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对“风流黑寡妇”的好奇。

的确，能够先后克死两任丈夫，甚至第三任老公也因她连绵不绝的“风流韵事”而气得一命呜呼，连算命的都说她是全台湾“命底”最硬的，你想，这样的女子怎能不引人揣测，谁——将是“后继”的那一位？

而身为“媒体宠儿”的程予欢，只是一迳地两手交握，低声在死者耳畔不断地忏悔、再忏悔。安希宽明天的告别式中，倪映珂一定不肯让她接近棺木半步，唯有趁这夜深人静时，她才有机会向丈夫吐露一切。

“老爷，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求您原谅，但请您务必耐心听完我的故事……”无视于数尺之遥的化妆师的异样眼光，她垂着泪，喃喃道：“我和唐尔恕不是你想像的那样，早在嫁给你之前，我们就已经认识很久了……”

她的声音太低了，小陈根本听不见，但程予欢悲恸的模样却令他动容。那绝非为惹人同情而故意造作的一场戏，何况敢单独前来这种阴森之地，除了具备胆大的条件，做人还得问心无愧。

小陈使了个眼色，要老张暂时回避一下。

“干嘛？我那具尸体还没处理完呢！”老张出来后，接过小陈递来的菸。

“没什么……”小陈为彼此点了火，猛吸一口，顺着柱子滑坐下来。“我想……就留点空间给他们夫妻俩说说话吧！”

台北今夜的星空啊！似乎特别黯淡而凄冷哩！

意 籍 意 美 丽

第二节下课钟响，程予欢即被老师点名到休息室。

“予欢，你这阵子的功课有些退步，老师只是想了解一下原因……”

祝瑞圆是学校的英文老师，同时也是二年三班的导师。她对于这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有份特别强烈的关心。

被同学封为校花的程予欢，荏弱的外表仿若出身温室的花朵，加上品貌与功课同样出色，实在令人难以想像她的背景是怎生的复杂。

直到那次不经意的家庭访问，祝瑞圆才晓得，这位一向文静的孩子不仅环境拮据，更糟的是，她的母亲居然有酗酒的习惯。难怪！程予欢身上总有一些“不经意跌来”的瘀青，对于一个理智已被酒精收买的女人，谁能指望她对自己的子女仁慈到哪儿？

“老师，我很好。”祝老师的善意总为她缺乏关爱的心注入一股暖流。但，她早就习惯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了，何况老师为她代垫了两次学费也尚未还哩！“可能功课压力太大了，我一时适应不过来……”

“哦？”祝瑞圆关切地说：“我看你的数科很弱，实在需要找个家教来加强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程予欢惊惶了，她负担不起呀！

“老师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。人选已经有了，他是我在建中教书时的学生，现在念下大四年级。放心，念在我也曾是他导师的份上，唐尔恕不敢收你分文的。”祝瑞圆以不容拒绝的口吻说：“就这么说定了，下礼拜开始，每周两节

课。我给了他你的资料，他会自行与你联络的。”

“老师，我……”可惜上课钟声中断了她的推拒。

“好啦！我记得你们数学老师最讨厌学生迟到了，赶快回去吧！”

祝瑞圆说着微笑地挥挥手，收拾教材上课去了。

* * *

走出校门，程予欢此刻的心情黯沉得有如天际的那片灰蒙。

“咦？你今天开始不是有家教老师要来吗？祝老师对你真好，这位下大的高材生，说不定还是个大帅哥呢！”

带着羡慕口吻的温馨，是程予欢最要好的死党。放眼同班同学中，大概没几个敢与她并肩而行的，谁愿意以平凡的姿色去烘托“校花”的美貌呢？也只有像温馨这种不介意让人评比的纯朴女孩，才能够和她建立深厚的友谊了！

“你明知道我下课后还得去打工，哪有时间接受家教的指导。”程予欢逸出无奈的叹息：“况且在家里补习……也不太‘方便’。”

“你是担心……”予欢那个阴暗的家，全被嗜酒如命的母亲弄得像猪窝似的，换作是她，也一定会担心家教老师是否会嫌弃。

“嗯！而且我还没跟妈妈提起这件事。”除了家教之外，还有她偷偷打工的事。

目送温馨上公车后，程予欢便骑着她那台老旧的脚踏

愈 嫁 愈 美 丽

车回家。踩了二十分钟的路程，拐进了一条小巷子，远远即听见破碎的玻璃声，与男人的叫嚷从她家传出。

又来！千篇一律的戏码再度上演了！仑基本的观众群，当然少不了左邻右舍那些永不厌倦的三姑六婆们。

处 “予欢啊，别进去啦上一个已经掌握到最新战况的伯母，好心提醒她。“等个五分钟，他们就打得差不多了！”

女 程予欢置若罔闻，旋风似地冲进去。她知道自己若再不阻止继父，醉醺醺的妈妈可能得躺进医院了。

系 “住手！”果然，脚下的碎玻璃被她踩得哗哗噬噬，而缩在墙角的瘦弱身影则是血痕斑斑。“天哪！你怎么可以把她打成这样？”

列 “是她自找的上及时致桂高举的酒瓶，韩万孙差点打中冲过来护在程淑芝面前的女孩子。“真他妈的贱女人！枉费我平日待她温柔体贴，她自己有钱酗酒，却舍不得给我张零头买根菸抽？”

骂 骂她的母亲贱？这种专吃软饭的坏男人更贱！

“要钱是不？”程予欢从口袋摸出最后一张大钞，“去买菸吧！这里有我收拾就行了！”

没有责备、没有埋怨，她的面无表情全是拜母亲多年来的“执迷不悟”所赐。

“还是予欢懂事。”韩万孙放亮的眼睛，闪过色迷迷的光芒。“叔叔真是没有白疼你呵……”

“请你出去！”挥掉他不规矩的大手，她强压下厌恶

愈 嫁 愈 美 丽

感，将母亲扶了起来。“妈，我帮你上药。”

许是被痛殴而晕过去，许是酒精早麻痹了知觉，程淑芝拖着沉重的身躯任由女儿搀扶回房。程予欢熟练地将优碘涂在每一个伤处——该死！那种猪狗不如的男人，为何妈妈不早点离开？

“予欢！有客人哟！”隔壁的阿水婶一向是她家免费的电铃。

程予欢匆忙跑出去，只见一名高大的男孩，在阿水婶的推门后迈了进来。

“你好，我是唐尔恕。”宽大的手伸过来，“你的数学家教。”

糟！刚刚的那场混乱让她忘了今晚的辅导课。程予欢愣了半秒，随即为客厅的凌乱不堪而感到无地自容，再一低头，才发现绿色制服上的血迹。

“对、对不起……”她嗫嚅着，慌乱地想先清理地上的玻璃碎片。“我家里有点……有点乱！”

不是“有点”，而是乱到了“极点”！

“没关系！”唐尔恕不以为意，卷起袖子的模样，似乎还想帮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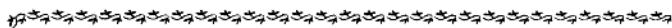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行！你是客人……啊！”她痛呼一声，指尖已划破了个口子。

“别动！”唐尔恕本能地紧捏住她的手指。

男孩子的手……都这么大的吗？

承受他掌温的程予欢，心脏猛然在胸腔中收缩着。感

愈 嫌 愈 美 丽



处

觉微量的电流从他的指尖传过她的臂膀，传到羞涩的颊上化为两酷红晕，刹那间，她几乎不能呼吸了！

“急救箱在哪儿？”唐尔恕的声音唤回她飘渺的意识。

处

“在……”眸光飘向了母亲的卧房，她犹豫着该不该让陌生人堂皇入内。

女

“我去！”反倒是那男孩比她自若多了，一个简洁而不失威严的命令，就教她乖乖钉在藤椅上。

系

唐尔恕从容进入程淑芝垃圾堆般的房间，取出了还摊开着的急救箱。由床上昏睡女主人一身伤痕累累的模样判断，这个家，恐怕不仅仅是祝老师所形容的“有点复杂”了！

列

“你母亲需不需要送医院？”他弯下身来为她上药，但随即后悔自己的脱口而出，造成了她神色的僵凝。“对不起，我只是……”

彼此在昏黄灯泡下抬头对视的瞬间，唐尔恕被她娟丽的脸庞震住了——好个灵秀的女孩！尤其那双如秋雾蒙湖般的眼瞳，最慑人心魄。其中似乎揉和了太多的无奈、辛酸……以及难堪。而最后的一个因子，却无缘无故地令他心头一拧。

“谢谢你的关心。”程予欢淡漠地说。

早知老师介绍的家教会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子，即使摇断了脖子她也要拒绝！天哪！他好高、好帅、好有涵养，以及……好有富家子弟的气息！

愈

愈 愈 愈 美 丽

“你今天……可能没办法上课？”唐尔恕极不容易才从喉咙逼出一句。

奇怪！他对女孩子一向大方的，怎么会突然……别扭起来了？

“嗯！”她轻应一声，抽回他包扎好的小手。“我送你！”

邻居早已散去，只剩暗巷的路灯为他们拖下长长而沉重的影子。

“唐——先生！”她认定彼此是不可能有师生之缘了，“谢谢你来指导我，不过，我家的情形你都看到了，我想……你也不必再来了……”

“程……予欢！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”唐尔恕淡淡地一笑，拍拍她的肩。“在没有试教之前你就先否定我，对我而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喔！”

“你……”还要来？

“这是我的电话。”忽然，他塞了一张小纸条给她。

“除非你有事情无法如期上课，可以打电话先行通知，否则，我星期三是要来了，而且——风雨无阻。”

末句的强调震得她心律大乱。风雨无阻？

“拜拜！”唐尔恕没有给她答应与否的机会，便眨了眨眼跨上机车，飞驰而去了。

“唐……”她紧握着小纸条贴向胸口，眼眶不禁湿润起来。“再见！唐——老师！”

* * *

愈 静 愈 美 丽

平日喝得糊里糊涂的程淑芝，难得在周三的这晚保持了清醒。

“你就是祝瑞圆老师介绍的家教？”跷着二郎腿，她不雅地朝客人吐烟圈。

“是的，伯母！”唐尔恕镇定地任其评头论足。

“我把丑话说在先了，我这女儿没长什么心眼，你可别对她动歪脑筋，否则……”

由气质判断得出，这小子应该出身不低吧！不过，他长得未免也太他妈的俊了点，念的又是扰等学府，想必外头的马子一定不少，程淑芝可不愿让未谙人间险恶的女儿步上她的后尘。

想当年她为脱离纸醉金迷的酒国生涯，才会找了个有钱老头依靠。哪知弄大了肚子，成天躲他老婆的追赶不打紧，生下孩子后没几年，那老头居然死了，害她连个遗产的渣渣都分不到。

“妈——”程予欢以拜托的眼神央求。

母亲并不晓得自己前天晚上有多狼狈，而她这副风尘味十足的德行，只怕更教人家看不起了。

“祝老师说你近来的功课退步很多？”程淑芝严厉的眸光回扫女儿，“妈辛辛苦苦栽培你念高中，为的是什
么？还不是巴望你考上大学，然后靠那张文凭嫁入上流之家，你可别把我全部的希望，毁在不三不四的男人身上了！”

程淑芝训完了话，进房去换了件衣服。

“我去张妈妈家！”撂下一句后，她就出门了。

一脸尴尬的程予欢，真巴不得有地洞让她钻进去。妈妈就是这样，从来不会去顾及她的颜面。

“对不起，我妈让你……”难堪了！

“以旁人的眼光来看，这是她表现关心的一种方式。”唐尔恕一语带过后，摊开教材。“来吧！我想你得更加努力，才不致辜负她对你的期望。”

有如此懂得体谅的老师呵！她真是太幸运了！

由于程淑芝缺乏固定的工作，生活全仰赖年轻时候从男人身上挖来的钱财。但是在认识韩万孙之后，她的积蓄除了被自己用来买醉外，这个靠她吃穿的男人也挥霍掉不少。

孝顺的程予欢为了不增加母亲的负担，于是在眷村伯伯的介绍下，偷偷找到加油站夜班的差事。然而，为了将家教课程挤进原本就少的时间内，她只得工作得更晚。幸好她的房间乃独立于屋外的违建，而妈妈若不是喝得烂醉如泥，便是沉迷于牌阵中彻夜未回，才始终没察觉到她不正常的夜归。

可是没想到，她那贪得无厌的继父，居然将需索无度的手伸向这边了。

“嘿嘿！我就知道你在这里……”

“叔叔？”程予欢错愕的表情，迅速被嫌恶取代。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听阿金说你在这里打工，叔叔关心你嘛！当然要过

愈 嫌 愈 美 丽

来看看……”恰巧没有客人，韩万孙肆无忌惮的搭上她的肩。“免得你妈说，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”

“别告诉我妈！”她的俏脸绷得死紧，“我不想让她为我操心。”

“我也是这么认为。不过，叔叔难免有说溜嘴的时候……”他的意图表示得够明了。

不甘地咬了咬牙，程予欢选择了抽出两张大钞封闭他的嘴巴。“拿去！”

“就这么一点……”哪够回本？

“这是我仅剩的工资了！”她坚定的语气不容讨价还价。

这两张薄薄的纸，可是她站酸了多少天腿才挣得的，而他居然嫌少？

“这种剥削劳力的工作，干脆不要做了，不如叔叔介绍你去——”接收到程予欢那对鄙夷而警我的眸光，韩万孙识相地压下后续的“建议”。“那……不打扰你工作了，叔叔这几天不在家，代我好好照顾你妈喔！”

说着，他吻了吻钞票，挥手走人了。

应付完这个人渣，程予欢像要虚脱似的，无力的身躯必须抵着柱子才能挺立。韩万孙的贪心她领教得怕了，那种吸血鬼一旦知道她有收入的来源，肯定还会再来纠缠不清。

天哪！看来她别想在下个月还完积欠老师的学费了！

湿热的液体忍不住由眼眶溢出，若非领班尚在休息室

补眠，否则，她平常不会流露出半点无助的。只是，这份苦楚有谁能够明了、有谁能够分担？

无声地，一条手帕递了过来。程予欢来不及收回泪水，仰起头——

“唐老师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* * *

其实，他已经暗中观察程予欢好久了！

能够考上一流女中，足见她的程度应该不差，加上辅导课上一点即通的反应，唐尔恕更加不能理解，聪明如她成绩居然会节节退步？最令人起疑的是，程予欢每到九点就请他准时下课，对于一个既免费又热心的家庭教师，她何以不尽其所能地“利用”？

于是，他在她的歉然送客后，便隐入暗巷中，并目睹她匆匆骑着脚踏车飞奔出门。

“这么晚了，她还想去哪里？”

明知没有资格干涉人家课业以外的活动，唐尔恕仍压抑不了一探究竟的欲望。谨慎地催着油门，一路跟踪到附近的加油站，他望见那个清瘦的身影，是如何熟练地接过油管为客人服务。

而接连的几夜，他更默默“伴”着她到收工，并“目送”她平安回到窄小的家，继续挑灯夜读到天明。然后他终于明白，程予欢的成绩是怎么拖下来的，以及造成她淡黑眼圈的真正原因了。

愈 嫌 愈 美 丽



处

她疯了吗？高中的课业够繁重了，她居然还没命地兼差打工，是不是打算累死自己？

唐尔恕不禁气由胸起。三天！他这个“观察员”不过陪她耗了三个晚上，体力已大感吃不消了，何况是她那副瘦弱的身子？

不行！他得阻止程予欢这种自虐的行为！

△

但是那位形容猥琐的男子向她索钱的一幕，震住了唐尔恕差点迈出的脚步。他只知道程予欢的继父好吃懒做，想不到韩万孙如此卑劣而无耻。程予欢赚的辛苦钱，他居然有脸拿，而且还用威胁的？

系

列

他终于明白祝老师愿意自掏腰包，请他来指导学生的原因了。有这样的父母、这样的环境，程予欢还能逆来顺受这么多年，连他这个素不相干的人看了都会无端的心疼，遑论她的出汗泥而不染有多令人心折了。

“下班时间到了，我送你回去。”递出手帕后，他平静地说。

“老师……”他居然连她何时下班都摸透了？

斜挂的月儿以微量的光芒护送他们漫步回去，程予欢志忍的心怦得七上八下的。为什么唐老师要跟踪她？他不会去跟祝老师说？糟糕！那妈妈肯定是下一个知情的人了！

“加油站的工作别做了。”抵家后，唐尔恕在门口如是说。

“唐老师，你不明白，我……我……”很需要钱！

愈 嫌 愈 美 丽